

哈爾濱山
旅遊記

哈爾次山旅行記

德國海涅著

馮至譯

上海

北新書局印行





像 涅 海

除了循環，沒有持續；除了死亡，沒有固定。每個心房的跳動給我們敲出一片創傷，人生將成爲永久的破滅，若是沒有詩。牠把自然所拒絕我們的都給我們滿足了：不腐鏽的黃金時代，不凋殘的春天，晴朗無雲的幸福同永久的少年。

——Boerne——

哈爾次(Harz) 山旅行記

黑外套，綠線襪，

淨白的，局面的袖口，

溫存的談吐和擁抱——

啊，只要他們有顆心！

心在懷中，還有愛情，

熾熱的愛情在心裏——

咳，他們的歌聲害殺了我

從那虛偽的愛情的苦痛。

我要登上高山去，
那兒有隔絕塵俗的屋宇，
胸懷自由地開闊，
還有自由的微風吹拂。

我要登上高山去，
那兒陰森的樅樹高標，
溪水潺潺，百鳥歡歌，
孤傲的浮雲追逐。

分手吧，庸俗的人們，

庸俗的先生！庸俗的婦女！

我要登上高山去，

笑微微向着你們俯瞰。

由牠的香腸同大學校而享有盛名的哥亭根城（Göttingen）隸屬於漢諾魏爾（Hanover）的國王，含有九百九十九處火竈場，各樣貨色的禮拜堂，一所助產院，一座天文臺，一個大學生的拘留所，一個圖書館，一家議事公所的地窖酒店，那裏邊的啤酒是很好的。穿流過去的小溪叫作『萊訥』（Leine），夏天供人沐浴；水是非常的涼冽，有幾處是這樣的寬，當呂得兒（註一）（Lüder）跳過時，他必須取一個偉大的跳勢。城的自身是美麗的，並且如果人不從正面，只用背脊去看牠，牠還更中人意呢。牠必定是成立已經很久了；因為我回憶五年前，我

在那兒大學校註冊不久又被放逐時，牠已經具有這可怕的，古趣的外像，而且完全布置好了：刮辣辣的聲音（註二），『絨毛狗』，學校論文，跳舞茶會，浣衣女，筆記本，烤鴿子肉，教皇隨員協會，受學位的馬車，煙管頭，宮邸顧問，法律顧問，處罰學生的顧問，代理校長（註三），同些愚蠢的滑稽。有些人甚至以爲這座城建築於民族大遷徙的時代，各個德意志民族的支派在那時候遺留下來的不相連屬的各色各式的居民，如一切的汪大倫人（Vandalen），府利孫人（Friesen），史瓦奔人（Schwabem），條頓人（Teutonen），薩克遜人（Sachsen），梯靈各人（Thüringer）等等，都從中分殖，直到如今他們仍然在哥亭根魏恩德大街（Weenderstrasse）上走來走去，成羣搭伙，按着便帽同煙管節的顏色的不同來區分；在老磨房，俱有古風的酒店同包登（Borden）的流血的選舉場上，永久地互相打作一團，在風俗與習慣中生死還依然如同民

分却被他們古老的法律管轄着。這法律稱爲規則，在 *legibus barbarorum*（註四）（野蠻人的法律）中總能獲得一個位置罷。

哥亭根的居民普通被分爲大學生，教授，非利思特（*Philister*）同牧人，實在這四種階級。是不能嚴格區分的。只有牧人階級是最鮮明。現在數一數一切大學生同一切正副教授的名字，怕要深入迷途了；在這瞬間也不是一切的大學生的名字都在我的記憶中，而且在教授裏邊有許多簡直地還沒有名姓。哥亭根非利思特的數目倒怕是非常地偉大，與其說是沙子一般，不如說像是臨海的污泥；是呢，如果我天天早晨看見他們囚首垢面，拿着雪白的稟帖，呆呆鵠立於學者的法庭的大門的當前，我就真不懂，上帝怎麼只能創造出這樣多襤褸的賤民。

哥亭根城詳明的記載最方便是讀馬克斯(K.F.H. Marx)的風土記。

我雖說對於這位作者表示無上的謝意，因為他是我的醫生，他給與我很多的好處，然而我不能無條件地推薦他的作品，我還須責備他，他把那哥亭根的婦人都有太大的腳的這個謬見並不會充足地嚴格反對（註五）。是呢，我自一年來，或者不只一年了，便從事於這種謬見的嚴肅的反抗，因此我聽了比較解剖學，到圖書館裏去選擇珍寄的著作，在魏恩德大街上一點鐘一點鐘地去研究過路的太太們的腳。在旁徵博採的論文中，包含着下面這個研究的結論，我敍說，（一）腳的大概，（二）老太太的腳，（三）象的腳，（四）哥亭根女子的腳，（五）我把那些在烏利許（註六）（Ullrich）花園中被談論過的腳都排列在一起，（六）我又從與這些腳有關聯的地方去觀察牠們，趁機會也擴充到小腿，漆蓋……。 （七）末了，只要我能夠得到更大的紙，我

還把一些哥亭根太太們腳模型的銅版也添印上去呢。——

(註一) 呂得兒是當時大學校中的運動選手。

(註二) 刮辣辣的聲音是指學校裏的更夫。縋毛狗指重受洗禮的宗教小吏。

(註三) 代理校長，哥亭根的大學生稱爲 Prokæn；他在事體上是統轄的校長。

此外還有名譽校長。

(註四) 是條頓民族的法律，與羅馬法相反。

(註五) 馬爾克斯醫生在他的著作中說：『許多美人的批評者硬要非難那生成

秀媚的腳；真地不對。』

(註六) 大學生遊玩的地方。

我離開哥亭根時，天氣很早，學者某君(註一)還睡在床上，習慣

一般地夢着：他夢着他正遊玩在一座美麗的花園中，連花臺上都生長着雪白的寫遍了攷證註釋的小紙葉，在日光中閃爍可愛，他隨處從中摘下來許多，又疲倦地移植在一座新的花壇上，這時候夜鶯更用她那甜美的歌聲來愉悅他古老的心情呢。

在魏恩德的城門前我遇見了兩個本地的小學生，這個向着那個說：『我再也不願同特渥多(Theodor)玩了，他是一個小無賴，因為他昨天沒有一回知道 Housa (棹子)的第二位是怎樣變。』這種話聽來本是這樣地沒有意味，可是我還得把牠重敘一遍，是的，我願即刻把牠寫在城門上當作城的銘語；因為幼者的嘶嚶正如老人的呼嘯，那句話完全將那位博學崇高喬治奧古斯丁(Georgia Augusta)(註11)的偏狹的空虛枯燥的驕傲給刻畫出來了。

在大道上吹拂着清新的晨風，鳥兒唱得十分歡悅，我的情懷也又

漸漸地新鮮歡喜了。這樣的清爽是很需要的。近來，我還沒有從那羅馬法典的馬篷子裏逃出來，羅馬的裁判者把我的靈魂像是一團可怕的蛛網纏住，我的心彷彿夾迫在自私的法律組織的鐵一般條文之間，『特利波尼（Trilonian）（註三），由斯特尼（Justinian），黑爾磨哥尼（Hermogenian），蠢約翰（Dummerjahn），』這般法學家的名字還在我耳邊響着，就是在一顆樹下坐着的一對溫存的愛侶，我亦甚至還以為是一部相互地擁抱着的法典版本呢。街上已經開始生動起來了。賣乳女郎走來走去，趕驢的也帶着驢子，他們的笨拙可憎的隨從。在走過魏恩德街後，色飛兒（Schäfer）（註四）同多理斯（Doris）遇見了我了。這並不是哥斯內爾（Gessner）所歌咏的牧歌中的情伴，他們却是那恰當其任的大學學監，他們必須小心注意，有沒有學生到包登村去決鬥，有沒有在幾十年來在哥亭根都必須像檢疫一般實行檢查的新思想從一個投

機的大學講師給秘密輸入。色飛兒很不見外地招呼我；因爲他同樣地是一個著作家，並且在他那『半年一回的著作』（註五）中時常講到我；他也屢次地將我召喚，若是他見我不在屋中，就總是這樣適當地，用粉筆把召喚的命令寫在我的屋門上邊。時時也輾過一輛一頭馬車，舒舒服服地坐着大學生，都是爲了假期，或是循例到外邊去旅行的。在這樣的大學城裏來來往往都是有一定的，經過整整三年，在那兒就會發現一個新的大學生的時代。這是一種無窮的人海的潮流，後一個學期的波浪趕着前邊的一個，只有那蒼老的教授們巍立於普遍的流動中間，堅固地毫不搖動，有如埃及的金字塔——但是在這大學校的金字塔中却沒有智慧埋藏。

從長春樹蔭中，傍着滾滾的流水，我看見兩個充滿了希望的青年騎馬走出。一個操她那天涯營業的蕩婦伴着他們走上了大道，用熟練

的手法鞭打着馬的瘦腿，高聲嘻笑，等到一個青年自然而然地用鞭子在她身後獻過來一些愛嬌時，她便逕往包登走去。這兩個青年却是奔向虐爾登(Nörten)的，一路興奮狂呼，甜美地唱起羅西尼(Rossini)(註六)的歌曲：『喝酒吧，親愛的，親愛的麗色(Liäe)！』我很長久地在遠處還聽出這個歌聲；可是這位上手的歌者的本身不久便從我的面前消逝了，因為他們把他們那彷彿根本具有德意志人遲鈍的性格的駑馬用靴釘刺，向前趕得太厲害了。沒有地方比在哥亭根對於馬的虐待更為凶殘了。常常的，如果我看見怎樣一條遍身是汗，拐腿的劣馬爲了一點兒生命的糧草被我們滾滾流水的騎士們苦惱着，或是必須向前拉曳那坐滿了大學生的馬車的時候，我便想起：『啊你可憐的畜生！你們原始的祖宗一定在樂園中吃了上帝禁止的燕麥了！』

在虐爾登旅舍中我又遇見了那兩個青年。一個正在啖食着青魚，

旁的一個在同一位黃臉皮兒的下女閑談，她叫作福西阿卡尼娜（Fusia Kanica），外號叫跳躍的鳥兒。他把一些文雅風流的事體說給她聽，可是他們終於格鬥起來。爲減輕我的背囊，我又取出來幾條包好了的，在歷史的關係上都是很有意義的，藍色的褲子，把牠們贈給一個人呼爲郭力布力（Kolibri）的小伙計。當墟的老婦布孫尼（Busenia）這時便送給我一片奶油麵包，還抱怨我如今到她這兒來的次數太少了，因爲她是非常地愛我。

走過虐爾登，太陽已高高地閃鑠在天空。她向我表露着公正尊崇，溫暖我的頭顱，使一切沒有成熟的思想在那裏邊成熟了。這親切的諾爾戴姆（Nordheim）的旅舍的「太陽」（註七）也不可鄙視；我走進這裏，見午餐已經完畢。一切的飯菜都料理得很適口，比起那毫無味道含有學者風的飯菜，在哥亭根時擺在我的面前的水薄的皮子一般的

干魚同老蕪菁，不能不算是更好地合於我的脾味了。我安慰了我的胃後，在這旅舍裏見到了一位紳士同兩位太太，他們即刻就要起程了。這位紳士穿得全身是綠，還戴着一架綠眼鏡，眼鏡在他的紅銅鼻子上放射着光像是古銅青，看來正如尼布甲尼撒王（Nebukadnezar）（註八）的晚年——根據着傳說，是在當着他同林中的野獸一般除了生蒿荳菜外什麼也不吃的時候。這位綠衣人希望我能夠介紹給他一座哥亭根的旅館，我便告訴他，從我遇見的第一個最好的大學生那兒聽說有布呂巴赫旅館（Hotel de Brühbach）。這位太太是他的夫人，肥胖高大，一張紅色的見方的臉，雙頰點綴着癢痕，彷彿是愛神的痰壺，多肉的垂落的下頰顯出來是面部惡劣的贅瘤，高高突起的胸膛上披圍着一件牢固的，帶有無數的尖頭同鋸齒的花紋的披肩恰像是小塔和稜堡，壁壘森然又像是一座城砦，真是這樣的彷彿馬其頓大將費利普（Philipp）所說